



顶风冒寒修“天路”，男女老少齐上山

“幸福生活不会从天降”：一个太行小山村的蝶变故事

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——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

新华社石家庄3月9日电(记者范世辉)每年大年初四开工修路、开田、种植,是这些年革命老区河北涉县后池村雷打不动的惯例。今年这个日子,一场小雪悄然而至,气温降至零下8摄氏度。上午8时许,后池村的村民们扛着铁锤、钢钎、锄头等工具上了山。在愚公广场集体大拜年后,村支书刘留根进行开工动员:“后池这几年的变化是咱挺起腰板干出来的,幸福生活不会从天而降,要靠我们的艰苦奋斗……”

从人均收入3900多元到1.3万元,从水窖储存雨水到喝上自来水,从荒山秃岭到漫山铺绿……后池村的村民们用实干演绎了一个太行山村的蝶变故事。

“不能再等了”

后池村地处太行深山区,山高路险,沟壑纵横,自古有“地在半空中,路无半平”之说,骡驴一直是耕种的主力。近些年,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,牲口不养了,几百年辛苦开垦的梯田大量抛荒……

“不能再等了!”2015年12月,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不久,从邢台市前南峪学习归来的村支书刘留根坐不住了,他和村里的党员干部、留守老人一合计,决定利用冬闲修路,复耕抛荒的梯田。

“谁有空就上山修路哟!”12月8日,村里的大喇叭响了。老党员刘虎全、刘士贵和村民刘乃分扛着铁锤、钢钎等农具,自带干粮和水上山,这一天,他们只修了3米长。

从此,每天早7时,村里的大喇叭就会准时响起。第6天,后池村的修路队伍已扩大至130余人。此后两个多月,不用挨门挨户叫,全村男女老少,都会自觉从暖暖的被窝里爬起来,顶着凛冽的寒风上山。从村庄到工地往返要一个多小时,为节省时间,村民们把大锅支到了工地上,每天自发电背白菜、萝卜、面条上山做饭。

71岁的刘有廷老人不小心被大石板挤破了手,鲜血直淌,不久,他又出现在修路现场。67岁的党员刘虎全修路开始后的第一个月就病了,白天出工晚上输液……

自此,每年正月初四,已成了后池村雷打不动的开工日,一改过去正月不干活儿的习俗。



大图:后池村村民在整理开荒的梯田(2月21日摄)。

小图:后池村村民在转运石头、砌路沿(2016年3月4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范世辉摄

敢拼才会变

如火如荼的奋战场面,沸腾了太行山一角,感动了山里山外人。

一位村民拍摄了一段乡亲们修路视频发到微信群,倡议村里外出务工青年“少喝一瓶酒,少抽一包烟,省下钱支持家乡修路”。在各地打工的青年纷纷捐款,还出资给村里租了一台挖掘机。

邯郸市、涉县相关部门联动参与,帮助后池村修路脱贫。“市、县领导经常来,帮助我们制订发展规划,有时和我们一起修路、种树,县交通局还来帮我们硬化了路面。”村民王永梅说。

2016年,上山的路终于通了,成片的梯田得以复垦,种上了果树、中药材。后池的村民没有就此止步,他们流转土地,种植树木,打造景点……

“今年计划在山上修筑两条天路,和太行山高速、244省道互通,形成一个生态旅游圈。”刘留根说,如今,后池人就认准了一个理——敢拼才会变!

不等不靠奔小康

站在桃花山先锋岭上俯瞰山下,两条公路蜿蜒曲折,像玉带盘绕山间;修整一新的梯田,层层叠叠;挖好的育树“鱼鳞坑”,漫山遍野;山腰处,村民们仍在挥舞农具……这是日前记者采访看到的情景。

涉县关防乡党委书记康彦介介绍,后池周边山岭已种上7000多亩松柏、1500

多亩经济林、1000多亩林药,形成了新的山区经济发展模式。每逢假日,桃花山景区车水马龙,游人如织。

农家乐被带火,村里先后开了11家家家乐,每家都有五六万元的盈利。农民自产的小米、花椒、红薯粉条供不应求。人均收入从2015年的3900多元猛增到2018年的1.3万元。女孩子纷纷出嫁的后池村,去年迎来了五六个新媳妇。

榜样力量无穷。涉县人民以后池村愚公精神为引领,苦干求变,2017年秋,一条穿越158个村、总长1300多华里的“千里乡村振兴路”建成通车。同样受到感染,武安市西峡村等5个村村民用1年多时间修筑了4公里长的盘山公路,走上致富路。

“困难面前有我们,我们面前无困难。”如今,这句口号在涉县几乎家喻户晓,成为老区人民不等不靠奔小康的宣言。

牧民都忙种养,哪还有人偷牧

内蒙古兴安盟葛根庙镇走出过度放牧的恶性循环

据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8日电(记者张丽娜)“我今年又租了两个棚,种了不少新品种,你赶紧看看这是啥。”王锁柱发来一段小视频,本是生长在南方的百香果,在他家的大棚里试种成功了。自去年来到他家采访后,王锁柱经常在微信上与记者互动,传上来一些反映他家变化的图片和视频。

这位50岁的牧民,住在内蒙古兴安盟葛根庙镇胡格吉勒嘎嘎查,过去与身患重病的老伴靠养羊维持生计。他们所生活的小镇8000多人口里蒙古族占85%以上。

“那两年羊肉价格高一点,老乡们养得多,很多草场都被羊啃得不长草了。”王锁柱说,尽管有禁牧、休牧、轮牧的要求,但草料不够,只好偷偷地去放牧,这边没草了就去那边,白天管着就半夜跑出去。

让世代放牧为生的牧民,放下“鞭子”谈何容易。葛根庙镇书记李英坤说,政府部门苦口婆心地跟老乡讲政策,然而生态效益难以直接反映到经济收入当中,违规放牧、偷牧成了“公开的秘密”,草场质量急剧下降,随之而来的畜牧业产品、副产品质量下滑,牧民收益逐年降低,竟成了恶性循环。

精准扶贫以来,小镇因地制宜搞了套“菜单式扶贫”办法,政府提供产业发展政策,供贫困户“点菜”选择。鼓励牧民走舍饲养殖产业发展道路,组织有条件的养殖大户到外面学技术,从改良、配料、接羔、育肥、出栏,每一步都走科学养殖之路。

同时,把大部分过去散养的牧户吸引到设施农业中来。2016年,王锁柱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,帮扶责任人推荐他选择温室大棚。以前没种过,能不能行?10来只羊,怎么办?在经过技术指导员培训后,老王打消疑虑,把羊卖给了养殖大户,决心转型。从一棚到四棚,从单一种植到反季节多品种种植,老王起早贪黑不余力,也收获了果实。

在王锁柱传来的视频里,记者看到他家的大棚里一派生机勃勃,黄瓜和西红柿再有十来天就能上市,今年收入预计能达到5万多元。老王在葛根庙镇设施农业园区里,只能算“小门小户”,这里共有标准化日光温室大棚800栋,14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搞种植实现了稳定脱贫,有些大户实现了跨地区经营销售。

“如今,哪里还有牧民偷牧了,都忙着搞大养殖、大种植呢!”王锁柱说,他现在的的心思都在怎么把大棚经营好,他之所以不愁种植的水果和蔬菜销路,主要在于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以休闲观光为主的乡村旅游,小镇开拓了种羊体验、农家乐、采摘等副业,已成为兴安盟地区及周边白城地区最大的周末旅游目的地。

2018年,全镇游客接待量达到20余万人次,仅绿色果蔬、农副产品销售一项,全镇就实现销售收入3000余万元,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,间接带动农户从事旅游相关产业140余户,户均增收1万余元。



韭菜“打捆”卖 农户“抱团”干



▲图为宁安市新农韭菜专业合作社韭菜种植基地收割的韭菜(3月6日摄)。

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

据新华社哈尔滨3月9日电(记者王建威)时下,“粮仓”黑龙江省的大地上仍是冬天的颜色,但在牡丹江宁安市的一些乡村中却“春韭”飘香。在大田种植户还在备春耕时,这些韭菜种植户已进入忙碌的收获季。

“对于我们韭菜种植户来说没有春耕的概念,而是直接春收!”宁安市渤海镇双庙子村种植户王艳涛,一边把打好捆的韭菜装箱一边笑着说:“今年韭菜价稳,这一棚能净挣一万三四千元钱。”

33岁的王艳涛家有3栋大棚,现在正割头茬韭菜,十来个人忙着收割、打捆、装箱,清香的韭菜味混合在淡淡雾霭里,在大棚内弥漫。王艳涛每年夏天都会出去打工,家里的稻田也包了出去,正好利用冬闲时种韭菜增加收入。“跟合作社签了订单,销路也不操心,直接送过去就行。”王艳涛说:“头茬韭菜收完,过上一段时间割二茬,还能再收韭菜花,然后就给韭菜放假,等来年再让它出力。”

宁安市有着百年韭菜种植历史。宁安市渤海镇党委副书记于浩说,这里的韭菜不用刨根,“年龄”最大的老韭菜根已经有四十年,十几年的很常见,“更重要的是这里的韭菜不上化肥、农药。”

“宁安种韭菜虽然历史悠久,但过去是一家一户种在房前屋后,没把它当成吃饭的营生。”宁安市新农韭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曾继新说:“韭菜得打捆卖,农户得抱团干。”

宁安市韭菜大面积种植是从2008年宁安市新农韭菜专业合作社成立开始。经过十余年发展,合作社带动龙泉村、双庙子村及周边10余个村种植韭菜近8000亩,像王艳涛家这样不愁韭菜销路的社员已达1100余户,种植户单户种韭菜年均增收两万余元,收割期还能带动周边的农村劳动力增收。

合作社采取“订单收购+种植服务+利益分红”利益分配模式,除常规的统一生产资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之外,合作社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解决了韭菜淡季销路难题。“每年5月到9月吃韭菜的人少,价钱低时一斤两毛钱都卖不上,过去甚至出现过烂在地里的情况。”曾继新说:“关键时候合作社发挥了‘打捆’作用,通过与企业合作,向韩国、日本出口速冻韭菜段,解决了韭菜淡季销售难题。”

2015年,到韩国考察韭菜收割机的曾继新,反倒戏剧性地吸引了韩国客商到合作社种植基地考察,合作社的韭菜在一次通过韩方严格的指标检测后,开始向韩国出口,韭菜夏季滞销问题迎刃而解。

合作社采取“订单收购+种植服务+利益分红”利益分配模式,除常规的统一生产资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之外,合作社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解决了韭菜淡季销路难题。“每年5月到9月吃韭菜的人少,价钱低时一斤两毛钱都卖不上,过去甚至出现过烂在地里的情况。”曾继新说:“关键时候合作社发挥了‘打捆’作用,通过与企业合作,向韩国、日本出口速冻韭菜段,解决了韭菜淡季销售难题。”

2015年,到韩国考察韭菜收割机的曾继新,反倒戏剧性地吸引了韩国客商到合作社种植基地考察,合作社的韭菜在一次通过韩方严格的指标检测后,开始向韩国出口,韭菜夏季滞销问题迎刃而解。

目前合作社每年利用内销淡季出口速冻韭菜段500万公斤。为解决出口市场供不应求问题,合作社去年新建了300栋大棚,扩建了出口基地。曾继新说:“合作社将用三年时间把韭菜种植面积扩大到一万亩。”

在牡丹江市,各类专业大户、家庭农场、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已发展到5800余家,共同富裕的大道越走越宽。

“我是个农民,就是个养猪的,就是要活出职业农民的新样子!”

“以前觉得养猪是个脏活、粗活,让大学生干,太浪费人才了。现在一看,还是有文化有见识的年轻人能干出一番事业!”吕银喜称赞道。

2018年1月,一袭浅蓝色西装的张凌云站在了“全国十佳农民”的颁奖舞台上。当初强烈反对张凌云回乡养猪的村民闫亚妮自嘲道:“我现在都成了反面教材咧。”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,村民们纷纷对张凌云竖起了大拇指。

这几日,闲不住的张凌云风风火火地张罗起了新一年的职业农民培训班;另一边,她的蔬菜大棚里即将种下今年第一茬西瓜,不远处她又新流转了200亩土地,准备全部种上苹果……

新农民·新气质

农技农机升级换代,湖南农民备耕先“备”新知

新华社长沙3月8日电(记者周勉)“仿地飞行是啥?”“电池能管多久?”“春寒料峭,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龙边农机合作社却热闹非凡,一堂农学无人机理论课正在合作社的办公室举行。几十个社员一边仔细听老师讲解,一边向老师请教。

惊蛰一过,就要忙着春耕了。记者近日在湖南农村采访发现,跟过去主要准备种子和化肥等农资不同,随着大量新机器、新技术和新理念的出现,如今备耕,农民更愿意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农业新知识上。

“没想到还能这样种田。”45岁的彭国伟如此形容自己两年前第一次见到无人机时的感受。种了1200亩水稻的他,家里其他机器早就置齐了,只缺无人机,这

次专门过来听课,就是为买一架做准备。和记者聊完,彭国伟又跟着大家一起到田间观摩实际操作。他紧紧靠在老师身边,打开手机的视频功能对着遥控器,把整个操作过程录了下来。

收割机、旋耕机、烘干机这些原本还算传统的农机,因为越来越智能而变得更加“娇贵”,这也要求农民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观念。“现在的机器比我年轻时开的不知道先进了几个档次,不能再像对待老机器那样,用完了就随手丢到一边。”趁着厂家上门保养的机会,衡阳市衡东县三樟镇的种粮大户谢迪秋一直在旁边“偷师”:“怎么更换空气滤清器,怎么检修油路电路。为了‘伺候”好这些总价几十万元的宝贝,52岁的他几

个月前在儿子的帮助下,刚学会使用电脑。“会使用、修理、保养农机,已经成了职业农民的新标准。”湖南友农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周一鸣说,如果达不到这“三会”,就没法应对农机集中高强度使用的特点。“从过完年到现在,我们在全省已经举办了三十多场培训,专门教农民怎么修理和保养农机,每次都有两三百人到场听课。”周一鸣介绍,现在做农机的企业如果不搞技能培训,根本就不会有客户。

除了农机知识,生态种植、经营模式等方面的培训一样受到农民追捧。记者在三樟镇镇政府专门为春耕生产举行的一场“新型职业农民第二阶段培训班”现场看到,学员有男有女,有老有少,几十个人把

2017年,张凌云的养猪场被有关部门评为标准化养殖示范场。目前,公司年销售额达4000余万元,解决固定就业62人,带动贫困户88户,沼气池产生的沼气惠及327户农户,每年帮助村民节约电费共12万元……

新时代给予了张凌云发展的机遇,她自己也不断地寻求学习的机会。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下,张凌云参加了县农广校的职业农民培训班,并多次赴省外参观学习。

2017年11月,张凌云更是走出国门,远赴美国交流学习农业生产和发展经验。各种培训和外出学习不仅让张凌云开了眼界,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能,也增强了她对新时代职业农民身份的认同感。

“农民是一种职业,与教师、医生没有区别。上班穿上工作服,在田间地头工作;下班换上漂亮的衣服,逛街、旅游样样不缺,生产生活两分开。”张凌云眼中的农民与父辈眼中的农民已大不相同,“我们更

爱学习,更容易接纳新事物!”

“以前觉得养猪是个脏活、粗活,让大学生干,太浪费人才了。现在一看,还是有文化有见识的年轻人能干出一番事业!”吕银喜称赞道。

2018年1月,一袭浅蓝色西装的张凌云站在了“全国十佳农民”的颁奖舞台上。当初强烈反对张凌云回乡养猪的村民闫亚妮自嘲道:“我现在都成了反面教材咧。”一句话逗得大家都乐了,村民们纷纷对张凌云竖起了大拇指。

这几日,闲不住的张凌云风风火火地张罗起了新一年的职业农民培训班;另一边,她的蔬菜大棚里即将种下今年第一茬西瓜,不远处她又新流转了200亩土地,准备全部种上苹果……

“我是个农民,就是个养猪的,就是要活出职业农民的新样子!”

从被嘲笑的“猪倌”,到受尊重的“全国十佳农民”

陕西省凤翔县回乡女大学生张凌云“活出职业农民的新样子”

新华社西安3月8日电(记者张伯达、雷霄霄)利落的短发,干净的妆容,高跟的短靴。无论何时你也不会将她同一位经营着4000多头猪的“猪倌”联系在一起。

2011年,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陈村镇槐北村的张凌云,24岁大学毕业决定回乡养猪。

“大学白念了?父母白供了?”“女娃娃可咋寻对象呀!”……村民们议论纷纷,张凌云的父亲因此一个月没有同她说话。

大学生变“猪倌”,张凌云一开始也深感自卑:“整整两年都不敢跟同学电话联系。”谈起当初回乡养猪的缘由和几年创业的经历,张凌云至今依旧眼眶泛光。

2008年夏天,槐北村从外地买来的800头小猪发现疫情,全部被扑杀。这对以养猪为生的张凌云一家来说,如同灭顶之灾。生活骤然拮据,姐弟三人的学费都需要借。

大二开学那天,父亲送张凌云去车站。大巴启动,透过车窗,看见父亲愈发佝偻的身影在车轮卷起的黄土里渐渐模糊,她红了眼眶。毕业后的张凌云,决心回家替父母分担压力。

“这女子倔得很,干啥事一定要干出个名堂!”槐北村的副支书吕银喜评价道。自2013年起,张凌云相继建起了年出栏一万头的生猪养殖场,年产万吨的有机肥加工厂,280亩的设施蔬菜基地和700立方米的沼气池,形成了“以废产气,以气补能,以废产饲,以饲供养,以废产肥,以肥促种”的生态循环。

如今,养殖场里自动喂料线取代了人工喂料,1个人便可以管理1000头猪的饲养;数据采集系统深埋地下,定期将土壤的水分、养分、有机质含量等情况传输到“中枢”系统,通过“中枢”系统下达指令,对蔬菜进行科学滴灌;园区还设立了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个科研院所合作的实验基地……